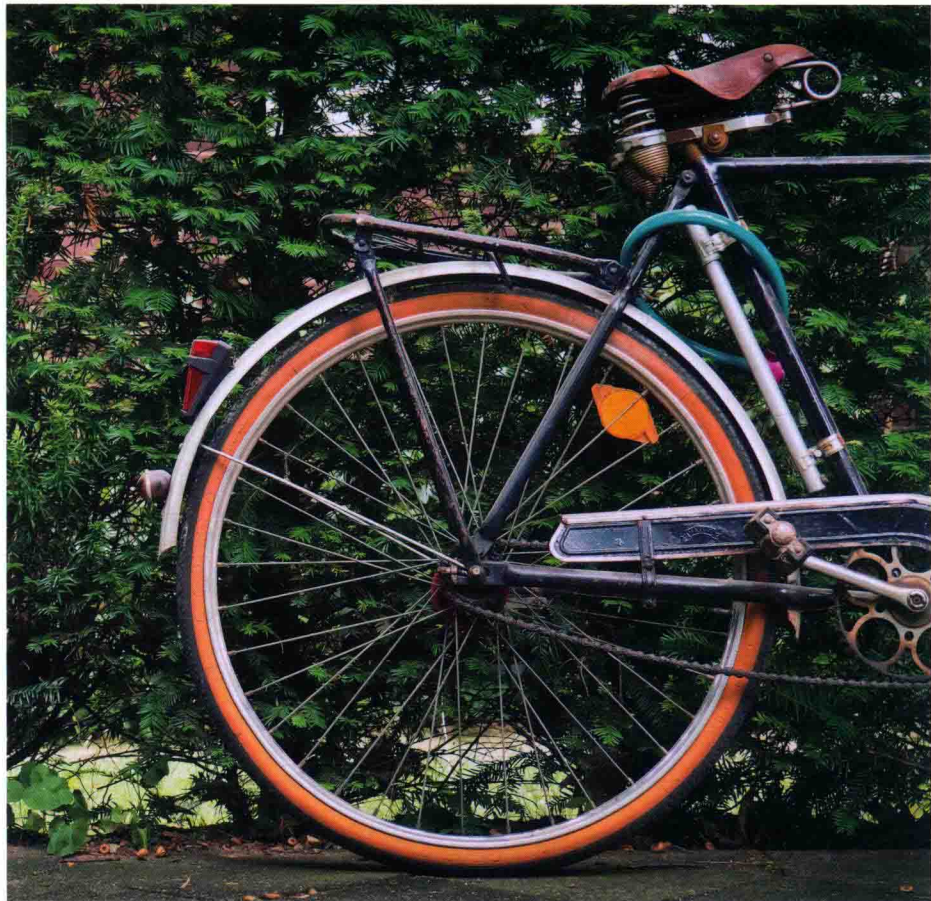


N A N I A N N A Y U E



辛立华



逝去的只是时光
记忆依旧
温馨如昔

那年
那月

时光碎语系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时光科学系列

辛立华

著

那年那月

时光科学系列

那年那月

辛立华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年那月 / 辛立华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1

(时光碎语系列)

ISBN 978-7-201-12458-2

I. ①那… II. ①辛…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8875号

那年那月

NANIAN NAYUE

辛立华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 凯
特约编辑 李 路 吴珊珊
封面设计 侯 建
排版设计 西橙工作室

制版印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10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35)

那 年 那 月

目录

那一年我们十三岁	001
倒开花	059
斗狗	101
狐缘	137
蛇缘	153
吴震	169
打工仔的周末喜剧	181
危难之时	203
外国鸡	227
难敌“称呼”潮	243
你从哪里来	269
阿牛	285

那一年 我们十三岁

小中
说篇

尽管那时的我们狂野得令人头疼，

可这些是我们的真实写照，

好多事情的来龙去脉，

现在想起来仍是那么清晰、那么记忆犹新。

20世纪70年代初，十三四岁的我们正处于一生中最得意最自由的年纪。

那时候的我们四个人，也正处于人嫌狗不待见的年龄。我们在村里狂野得如同四只天不怕地不怕的石猴孙悟空，时常把村子搞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

铁蛋、伏天儿，

傻五、侯三儿，

白天上树撒尿，

晚上堵烟筒塞儿。

村外瓜地摸瓜，

村内光屁股撒欢儿，

不是装神弄鬼，
就是四处扬烟儿。

这是村人给我们总结出的几句顺口溜，也是我们十三岁时的真实写照。毫不夸张，毫不戏说。从这几句顺口溜上，就足以说明当年的我们四个人是多么令人讨厌，多么令人头疼了。想打，对我们这几个只有十三岁的孩子下不了手，再说也抓不着我们；想躲，却又不大容易，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就像鳔胶一样黏你一下子，不疼不痒的让你急不得恼不得，只有唉声叹气的份。那个时候的我们，真是到了连狗见了都冲我们龇牙的地步了。

尽管如此，可那时的我们仍是整日活得无忧无虑潇潇洒洒，仍是在人多的地方挺起胸膛人五人六，或是在人们集中开会的时候学几声那惟妙惟肖的狗叫和驴叫，以此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来显示我们的存在。可悲的是，我们的努力换来的赞许和笑声太少了，往往换来的是漫骂和白眼儿。可我们不在乎。

那时的我们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只是那时的世界给我们的太少太少了。甭说家家有电视了，我们十三岁那年，村里才买了一台18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不但频道少，节目更少，更要命的是每晚几乎都停电，跟没有这台电视差不多。想学的东西学不着，想当兵岁数又不够。那时我们为了看电影，几乎跑遍了全公社（就是现在的乡）的每个村子，那几部黑白故事片的内容，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倒背如流。一句话，那时候供我们翱翔的空间太小了。正因为如此，不甘寂寞的我们才自寻其乐。不这样，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所干的事纯粹是为了开心。我们曾经把人家的猫尾巴上绑上一挂鞭炮，点燃后猫就在噼噼啪啪的爆炸声中四处乱窜。就在我们欢天喜地的时候，猫的主人发现了我们的恶作剧，不等他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早逃之夭夭了。我们曾经在夜里往一只老鼠的身上泼上煤油，点燃后看跑地灯。谁想那老鼠一头钻进了一家的柴火垛，那家的一大堆柴火便就化成了灰烬……我们干不了别的，更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干，也只能干些这种纯粹是寻开心找刺激的讨厌之事了。

—

那年的春天，我们在离村子十里远的一家工厂看了一场叫《昆仑铁骑》的电影，影片中那些英勇的骑兵彻底地让我们折服了。在看完电影往回走的夜路上，我们四个人就立下了誓言，长大后一定去当兵，而且就当骑兵。

第二天放学后，我们每人就用木板削了一把马刀，还在刀把上系了红布条。接着，每人又用木棍做了一杆小马枪。武器备齐了，缺的就是战马了。傻五说，骑兵没有战马，那叫什么骑兵？我们就把目光对准了侯三儿。侯三儿是我们的军师，一切行动计划都是出自他之手，且每次都会达到理想的效果。侯三儿不负众望，很快就想出了主意。

星期日这天中午，我和侯三儿来到了饲养院，大大方方地走进了饲养室。虽说村人非常地讨厌我们，可饲养员老孙头儿却很喜

欢我们。老孙头儿无儿无女光棍儿一人，吃住都在饲养室。平时，我们实在没事干的时候就来饲养室听老孙头儿给我们讲聊斋故事，有时还跟他一起到村外的草坡放牲口。老孙头儿一直让我们管他叫爷爷，可我们很少这么叫他，除去我们求他给我们讲鬼故事时我们才不得不这么叫他外，一般就叫他老孙头儿。我们这么叫他他并不恼，总是笑嘻嘻地边拍我们的脑袋边说：“瞧我这几个大孙子。”满脸的慈爱与幸福。

老孙头儿一见就我和侯三儿两个人，咧开缺了门牙的大嘴刚要乐却又合上了，说：“不对呀。你们这四大金刚，除去吃饭睡觉不在一起，连拉屎撒尿都凑一块儿。那俩小子呢？”

侯三儿说：“傻五跟他妈串亲戚去了，铁蛋跟他爸爸到集上买小猪去了。就剩我们俩了，闲得难受，就找您来了。”

老孙头儿这回乐了，说：“闲得难受？也是，大春天的，树上没桃，地里没瓜，河里又洗不了澡。我的大孙子啊，还是听爷爷给你们讲《鬼话狐》吧。”

侯三儿从兜里拿出了一包旱烟叶子递给了老孙头儿，说：“孙爷爷，给您。”

老孙头儿乐得嘴咧得更大了，说：“好孙子。不过你要小心，千万别让你爷爷给逮着，不然的话，那老东西该跟我没完了。你爷爷不像傻五他爷爷那么好说话，你爷爷是瓷公鸡、铁青蚝，玻璃耗子、琉璃猫，一毛不拔还要倒粘别人一把的主儿。让他知道了，不但跟我没完，你的屁股也得肿。好，我现在就给你们说。古时候啊，有……”老孙头儿给我和侯三儿讲起了他那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聊斋故事。我俩根本就没有心思听，但也得假装认真地听着。心，

却早跑到铁蛋和傻五他俩身上了。

十分钟后，我们听到了几声布谷鸟的叫声。这是铁蛋和傻五给我们发出的信号，意思是让我俩赶紧离开老孙头儿。侯三儿眼珠一转，不满意地对老孙头儿说：“您讲的都是什么呀，这故事都讲了八百遍了。没劲，真没劲。”

我也趁机对老孙头儿说：“就是，您就不会讲点儿新鲜的？”

老孙头儿刚要说什么，被侯三儿拦住了。他腾地站了起来，不耐烦地冲我一挥手，说：“走，不听了。没劲，太没劲了。”说着就向外面走去。我也一连说了好几句没劲，就跟侯三儿走出了饲养室。老孙头儿在后面冲我俩喊道：“下回你们来，我保证给你们讲新鲜的。哎，这几个嘎小子。”

我和侯三儿很快来到了村后的小树林边，此时，铁蛋和傻五每人牵着一头驴已在那里等上了我俩，每人手里还提着两把木制的马刀和小马枪，一脸的洋洋得意。侯三儿冲着他俩伸出了大拇指，学着电影《地道战》里伪军司令的口气说：“高，实在是高。”

傻五嘿嘿一笑：“那是。这回，我们可要过足骑马瘾了。”

铁蛋却叹了口气，说：“可惜我们骑的是驴啊。要是依着我，就牵出两匹马来，那多神气啊。骑驴，那跟《地雷战》里偷地雷的鬼子不是差不多了吗？”

侯三儿瞪了铁蛋一眼，说：“我也想骑马，行吗？先别说那马根本就拉不出来，单就说我们骑，就骑不了。就我们这样的，也就骑这驴过过瘾算了。要想骑马，就得等我们长大了，参军，当骑兵。现在我们骑驴，就是为将来当骑兵打基础。来，谁先骑？”

傻五说：“驴是我俩牵出来的，当然是我俩先骑了。”傻五说着话，一蹿就蹿到了驴背上。他得意地对铁蛋喊道：“铁蛋，你快骑啊。快！”

铁蛋学着傻五的样子也想蹿上驴背，可蹿了好几次也没蹿上去，逗得我们几个哈哈大笑。最后，还是在我们的帮助下，才使铁蛋骑在了驴背上。侯三儿笑着对铁蛋说：“你还想骑马啊？驴你都骑不上去。”

傻五不失时机地说：“他也就配骑兔子。”说着一挥手中的马刀，大喊一声：“冲啊——”用脚一磕驴肚子，驴就在还没播种的地里跑了起来。铁蛋也学着傻五的样子挥着马刀大喊一声，驴是跑了起来，可他却一头栽了下去。铁蛋爬起来想再骑上驴背，那驴却一头向别处跑去。侯三儿喊了一声不好，拔腿就向那驴追了过去。侯三儿在我们学校里是跑得最快的一个，每年的全县中小学生秋季运动会他都能给学校争得荣誉，一直是体育老师的骄傲，也一直最受体育老师的喜爱。此时的侯三儿甩开快腿没追几分钟就追上了那驴，捡起缰绳一拽，那驴就站住了。侯三儿顺势一蹿就蹿上了驴背，挥刀大喊一声：“冲啊——”驴就撒开四蹄跑了起来……

我们轮番骑着驴跑啊喊啊，狂野得完全忘了自我忘了时空，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名英勇的骑兵了。胯下的驴就是战马，手中的木板就是马刀，地里的小粪堆就是敌人。我们满头是汗，周围狼烟四起，加上我们的喊杀声，真就有了战场的气氛。

就在我们狂野得近乎要疯的时候，我们猛地看到从村里跑出一群人来，领头的是队长范大钢。从他们的叫骂声和愤怒的样子上看，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这时我们才明白过来，该是下午上工

的时候了。正是春耕的季节，这驴还得干活呢。侯三儿望着向我们越跑越近的范队长他们，果断地冲我们一挥手，喊道：“跑，快跑。”接着就带着我们钻进了小树林。

骑马瘾我们是过足了，可我们每人都挨了家长一顿打。挨打是我们的专利也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打就打了，根本不往心里去。我们都是属耗子的，撂下爪儿就忘，屁股还没消肿呢，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让我们感到内疚的是，老孙头儿挨了范队长的好一通训，气得老孙头儿当着我们的家长和好多村民的面跳着脚骂了我们老半天。我们的家长只好低三下四地给老孙儿头赔礼道歉，不然的话，我们也不至于挨打的。为此，侯三儿说我们得找个机会向老孙头儿赔罪，老孙头儿对我们那么好，几句好话他就会原谅我们的。

又到了星期日这天。吃过早饭，等家长都到生产队劳动去了，我们就拿着筛子来到了离村子十里外的小沙河。我们把裤腿绾起老高，轮流站在一尺深的浅水里捞河虾。尽管此时已经春暖花开，可河水的水仍是冰凉刺骨，在水里待不了几分钟就得上来暖和暖和。就这样你上来我下去的一直到了临近中午，我们才捞了有一斤多的河虾。我们每人生吃了几个，就拿着这些虾来到了饲养室。

当我们把这些河虾送到老孙头儿的面前时，没容得我们向他老人家谢罪，老人家就已经湿着双眼把我们揽在了怀里，哽咽着对我们说：“哎哟，我的好孙子们哎。”眼泪就流了出来。

待了一会儿，老孙头儿的情绪稳定了下来，他先是咧开没了门牙的大嘴哈哈乐了一阵，接着又愠怒地对我们说：“你们这几个人嫌狗不待见的嘎小子啊，你们知道吗？差一点儿，你们就捅了大娄

子啊。”

我们听后都吓了一跳，侯三儿挠了挠脑袋，问老孙头儿：“孙爷爷，我们，差一点儿捅了什么娄子啊？”

老孙头儿说：“你先坦白，这骑驴的馊主意是不是你出的？”

侯三儿嘿嘿一笑，说：“是。”

老孙头儿“咳”了一声说：“主意倒是不错，可是，你们不该拉走那头灰驴啊。你们知道吗，那头灰驴怀上驴崽儿还不到一个月，是最容易流产的时候。就你们那么一通折腾，我一直提溜着心啊。真要是被你们折腾得流了产，队里就得扣你们每家仨月的工分。我呢，最少也得扣俩月的。”

我们一听全都傻眼了，都傻愣愣地望着老孙头儿。

老孙头儿挨个儿看了我们一眼，说：“好在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唉，你们这几个嘎小子啊，真好比是四只刺猬，让我是捧着扎手，扔了又可惜啊。虽说我喜欢嘎小子，可你们也太嘎出圈了。再怎么嘎，也不能惹祸啊，是不是？站树上拉屎撒尿，偷瓜摸枣捅马蜂窝，这都没关系，顶多挨顿骂，旁人一听还是乐儿呢。可真要是捅出娄子来，那就不是小事了。要是听你们孙爷爷的，往后呢，就少干这些悬事，也省得让我为你们着急，”

我们几个点了点头，就回家吃午饭去了。

二

麦收季节到了。为了使村民有足够的精力搞好麦收，村里按人口分给了每户一定数量的粮食。这个时候，我们的肚子相应地就比

平时饱了许多。肚子一饱，我们就闲不住了。

又是一个星期日的午后，我们闲得实在难受，就头顶用牛皮纸袋做的日本鬼子军帽，脑后呼扇着几根纸条，肩上扛着用玉米秸秆扎成的大枪，跺着脚来到了打麦场。我们一边跺着脚，一边在嘴里哼着电影中日本鬼子进村的音乐。打麦场上人很多，都在紧张地打着麦子。我们见人们根本没拿我们当一回事，心里就很不满意，脚跺起来就没了劲头。这时，侯三儿眼珠一转，冲着人们大喊一声：“哑地给——”接着就趴了下去。我们立即学着他的样子也趴在了地上，冲着人们做开枪射击的动作，嘴里还叭叭地响着。人们还是不理我们这一套，仍是专心致志地在打麦子。我们真的不高兴了，在侯三儿的指挥下，抓起旁边的土坷垃就向人们扔了去，嘴里还学着手榴弹的爆炸声。这回人们注意我们了，开始对我们指指点点，有人还哈哈大笑。我们受到了鼓舞，劲头更足了。

就在我们狂野得忘了自己是谁时，我们每人的屁股分别挨了重重的一巴掌。我们回头一看，是范队长，他吹胡子瞪眼地就把我们赶走了。望着趾高气扬的范队长和哈哈大笑的人们，我们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和人格受到了极大的污辱。用现在的一部喜剧小品中的台词来说，就是：太伤自尊了。

我们站在离场院不远的一棵洋槐树下，先是冲着场院的人们愤愤地撒了一泡尿，接着便一齐向范队长做射击动作。同时，心里在琢磨着报复的办法。这时，侯三儿的目光对准了队部西墙阴凉下的两只水桶。我们望去时，正看见两个社员在喝绿豆汤。我正在怀疑猴三儿是不是口渴了的时候，侯三儿却把嘴一撇，接着脸上便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他这一撇一笑，我们心里立即有了底。果然，猴三

儿冲我们一挥手，就带着我们离开了打麦场。避开了人们的视线，他向我们说出了报复的办法。

第二天中午，大人们都在歇晌，我和侯三儿、傻五却悄悄地来到了老孙头儿的饲养室。每年的麦收，为了防暑，队里都要给社员熬绿豆汤喝。熬汤的地点就在饲养院那口给牲口煮料的大铁锅里。早上熬，上午喝。中午熬，下午喝。负责熬汤的就是老孙头儿。

老孙头儿见到我们，自然是很高兴的。可他一见没有铁蛋，就非常警惕地问我们道：“铁蛋那小子干什么去了？不会又是拉驴去了吧？”

我们都笑了。侯三儿说：“他不是拉驴，他是拉稀。拉得肚子都疼了，在家趴着哪。”

老孙头儿乐了，说：“你们这几个小子，准是偷队里的黄瓜吃来的。铁蛋，那是黄瓜吃得太多了，对不对？”

侯三儿赶忙就坡下驴，说：“可不是嘛，就数他吃得多，要不也不至于拉稀。”

老孙头儿又乐了，说：“昨天你们可真够闹的，学日本鬼子不说，还往人群里扔土坷垃。你们这几个嘎小子啊，恨不得把村子翻个个儿心里才美是不是？”

傻五说：“可恨的是那范队长，我们没招他没惹他，他凭什么打我们一巴掌？还像赶狗似的把我们赶走了？哼，这个仇，说什么我们也得报。”

“报仇？得了吧你们。你们要是不往人群里头扔土坷垃，队长还能打你们？还能赶你们走？再说了，你们几个毛孩子，懂什么叫

仇啊？”

傻五的拧劲儿上来了，不服气地说：“毛孩子？您就瞧着吧，我们……”

侯三儿赶紧拦住了傻五的话，说：“行了你。我们干什么来了？还不是听孙爷爷讲故事来了，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侯三儿直冲傻五使眼色。

傻五心领神会，马上改口对老孙头儿说：“对，侯三儿说得对，我们是来听您讲聊斋的。”

老孙头儿说：“这就对了嘛。就你们昨天干的事，我要是队长，照样也饶不了你们。行了，还是听爷爷给你们讲《鬼话狐》吧。”老孙头儿喝了两口水，开始给我们讲开了聊斋故事。

此时，铁蛋正在执行着他的任务。他像只大虾一样弯着腰，悄悄地摸到了大铁锅边，把一包巴豆倒进了刚刚停火的绿豆汤里。为了不让人们看出来，我们把巴豆砸成了和绿豆一般大小的碎渣。巴豆是村里医务站种的，卫生员是铁蛋的老姑，他也就很容易地偷出了这些巴豆。

铁蛋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可就在他要离开现场时，他看见了墙脚下盘着一条蛇。蛇很大，盘在那儿足有锅盖那么大。在我们四个人中，只有铁蛋最怕蛇。所以他一看见这条蛇后，吓得全然不顾了自己刚刚干完了什么，便撞上鬼似的叫了一声，声音又大又怪，使正处于鬼怪故事气氛中的我们着实吓了一跳。待我们明白了事情不妙时，老孙头儿已经拉开屋门跑了过去。侯三儿低声地说道：

“不好。”而后冲我和傻五一挥手，就一齐跟在老孙头儿的后面跑